



試筆卷之四

廬陵 歐陽修

撰
長沙鄭
振鐸書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王氏書苑卷之四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後爲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爲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

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

二十十字一作然字為好
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
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
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者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去或厭而不為
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
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
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
兼楷十年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
事一作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
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
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王氏書苑卷之四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所以晉人喜蓄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可有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

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楊子云斷木爲棋剗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追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藜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湑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牕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特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閭僊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畊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一作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爲篇詠者其論如此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爲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王氏書苑卷之四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喜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一作

目以為博士而不思述事而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

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自學

者變格為文迨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

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
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能相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
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
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
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
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

書乎然則此無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

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

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

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

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

予之言又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

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

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書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

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徹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

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蘇軾書

試筆

尾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卷之五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况流傳歷代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喉問少甘則已末則

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頃自束髮卽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也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旣麤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旣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

一祖

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爲一代操觚之

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
謂今非若比視書漠然畧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
亦與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詳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
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恣不堪位置之
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
公豈俗所謂重儻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

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
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

李時雍體製方如格律欲度驕驕終以駸駸不爲絕
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鶴識
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
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
蛟起鳳振迅筆力頽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
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草書
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
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
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爲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
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
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
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
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以照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
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
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驄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
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
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

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
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
煙之上覺其詞翰同雲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
偶爲他人所特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
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
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
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
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
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王氏書法卷之五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
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
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
筆端了無閼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
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
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
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

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
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旣到
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
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敘得
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
複爲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
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爲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
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爲也又其敘草大略

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做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前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歎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畧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雷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墻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爲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

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蘇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
殊勝南方瓦石今茗嘗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
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樸微硯旣用則
此石爲世所畧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和與太原孫
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被襖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
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
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
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
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是恐此言過矣右軍

他書豈減襖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干丈文
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
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秘
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
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贋紙書縑素備
成卷秩皆用皂鸞鵲木錦標褫白玉珊瑚爲軸祕在
內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間法書以秦璽書法
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

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秘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伯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亦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寂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

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寘坐右以爲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工便爲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爲聖跡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習次萬象布寘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八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知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比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法帖譜系序卷之六

魏晉真墨世不多見故家大室號爲收書者所藏間
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饗榻往往失真無復古意
去古益遠雖石刻亦復艱得秦漢豐碑巨碣唯字畫
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尚或髣髴可辨至如
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攷矣可勝嘆哉恭惟藝祖皇
帝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
復見全盛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
代名蹟刻之秘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
晉書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蓋始乎此自是好事者

轉相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爲卷第如絳帖潭帖之類枝分派別不知其機世之得其一二者未暇詳攷往往自爲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最晚自幼粗知崇慕書學第識見淺陋所得不廣淳化古帖恨未識真近世所藏率是荐本絳帖家藏數種雖有同異並皆中原新刻近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後知單公炳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攷訂不盡紀載未備尚俟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淳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譜系序 尾

法帖譜系卷之六

灋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太觀太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

蜀本

三王府帖

長沙別本

黔江帖

廬陵蕭氏本

臨江戲魚堂帖利州本

紹興監帖

淳化法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別本

北方印成本

武岡舊本

淳化三年刻板
禁中釐為十卷

烏鎮張氏本

武岡新本

福清李氏本

福清本

新絳本

烏鎮本

絳本舊帖

彭州本

尚書郎潘師
旦以官法帖

東庫本

資州前十卷

刻石增益多
帖總為二十

木本前十卷

卷

亮字不全本文木本前十卷

凡圈者自成一派

譜系雜說上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

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

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

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

叙說

太宗皇帝時常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

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賜以一本

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 御書院往時 禁中火

灾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

尤以官法帖為難得余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

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

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郝愔兩行

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

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 寶晉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

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

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

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

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

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秩

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勅也 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

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

元祐中親賢宅從 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

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

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櫃痕

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道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

聖旨模勒上石

太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宇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

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權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剝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

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
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
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
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
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
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
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
本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

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于姑蘇與
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題
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卽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扁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
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
小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爲碑匠家本頃
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
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爲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 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
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
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
舊帙刊勒卷帙規摹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
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
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

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
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
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
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魚堂中興以前
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二行其次
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
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
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僊芝靈芝鐫第二卷
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
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內第

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
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
湯正臣摹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
僊芝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脩伯高宰是邑出所藏
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北地厚皮紙印每段
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然
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
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
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
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書上獲一本於向氏叔堅
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
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
數字爲恨耳趙宰叔愚曰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
帖板質于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
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
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
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痕可
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
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
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帖
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
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
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
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
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爲
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爲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旣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于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千爲號後崇寧五年蕭公論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大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充國劉公墓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

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刻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上

譜系雜說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于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爲潘附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鑑茲得以畧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爲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伴煇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旣獲見炳文絳帖辨証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于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絕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雲川官滿得闕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也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后

姑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王氏書苑卷之六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
向左畔第二行芟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
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
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
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
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
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
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
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爲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
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
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
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
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
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

王氏書苑卷之六
不破缺而炳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內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

希元皆有之

北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太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

王氏書苑卷之六
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子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又第二卷鍾繇帖內再世榮名今名字已脩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謬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鵝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予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道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于 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
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譜系雜說下

余酷嗜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三十年頗以鑒賞自
居賞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爲考一卷以便檢
閱淳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源流
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子所記如何予
曰博矣迺請而刻之梓東湖董 史 書

庚申冬鄰火煽虐潛心閣殲焉初余頗惜此板不
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逮是他板獲免秦禍而譜系
反爲熒惑下取豈固有數耶余藏書滿閣古帖名
碑秘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沒於漲天之煙焰生平
目力事力心力爲之一空恨鬱無已幾成怨天雖

然天其可怨耶因念曩與谷中校讎參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本於友間欲復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予家名跡已如夢幻誅茅蓋頭政以爲窘顧切切於不急之務痼疾尚堪療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定壬戌夏五月也史跋

譜系雜說下



